

●清流漫谈●

好听的名字三和集

□陈世冰

到达三和集尚庄时,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。稍有江南水乡建筑风格的房舍整齐划一,沿公路的墙体上,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国梦、中国传统文化、醉美三和、法制广场、科普广场等主题墙体绘画颇有气势。和城市的公园不同,这里的一切景观都是原生态的,因地制宜,因陋就简。村东边的三口池塘四周,桃花开得含蓄而寂静,没有一点让人眼花缭乱的千姿百态,随手轻扶花枝,桃花便纷纷扬扬飘落。水边的垂柳则有些野性,不似寻常那样的柔媚。村委会前的小广场,铺设了彩砖,栽植了香樟、广玉兰,有老人牵着孩子流连其间,俨然一幅水墨风景画。

如果说尚庄是三和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,那么位于槐墟村的古银杏树则是三和集的一种历史文化符号。

初见这棵古银杏树还是在十几年前,我和朋友冒雨慕名前去寻访。深冬的旷野中它孤零零地向南倾斜着,仿佛随时可以轰然倒地。高达20米的虬枝倔强地伸向天空,直径一米的树干经过风雨雷电的洗礼,已是伤痕累累。满地的金黄的叶子和泥水混在一起,有着触目惊心的苍凉。

●菱溪物语●

春鲜诱人

□王树贵

对一个真正讲究吃的人来说,不时不食,不地不食,时令和地域对食材的影响最大。春鲜当季,营养丰富味道鲜美,除了蛋白质多,还富含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,是低脂高蛋白的好食品,春季养生首选。

前几日出差,事情办完,朋友叙情,带我去她家,淮河边上的一个小村落。临近中午,朋友的母亲在地里干活被庄邻叫了回来,惊讶又慌张,不晓得做什么来招待我是好,朋友说随便吃一口,一会就走。老母亲在厨房、院外旋风样奔忙,一刻工夫,端上一盘饼子,干面摊的,可动放油,表皮金黄,内里泛绿,朋友眼睛放光,惊呼:“柳芽饼!卷一张递给我!”刚放叶的柳芽儿采下,开水焯去苦,和面加盐加鸡蛋,坐锅走油,薄薄摊,咸生味,油去涩,味道好极了。淮河边,水好,地好,柳芽也好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,在浙江安吉,三天的旅程,顿顿有笋,不厌。原因当季当地,我们在恰当的地点遇见了最好的竹笋:竹笋炒酸菜,开胃;竹笋煨排骨汤,脆爽;竹笋烧五花肉,丰腴。安吉产大块头笋,野生,纤维粗,极鲜,极素,遇见油脂的荤腻,来不及矜持,一下子就融了,二者情投意合。

这个时候,我湖荡纵横的家乡,螺蛳在大家小户的餐桌上大行其道。河螺居多。故乡河里塘里螺蛳多啊,淘米洗衣,沿青石板随手一捞就是一大把。现在也是。捞上来的螺蛳先放在清水里,滴两滴香油,养上一夜,吐去秽物,用剪刀剪去尾巴,放上葱姜辣椒爆炒。仲春时节,潜伏到泥土里冬眠的螺蛳,终于爬出泥土活动筋骨了。刚爬出土的螺蛳泥腥气小,休养生息一冬,肉质肥美。更关键的是,这时候的螺蛳还没有产子,壳里没有小螺蛳,不会一口吸下去,满嘴小螺蛳壳,因此有“清明螺,赛肥鹅”的说法。春韭初割,根紫叶碧,与黑中带黄的肥嫩螺肉爆炒,色泽清新,香气撩人,端上桌就空盘。

●灵漱微言●

长亭与茶香

□鲍安顺

依依不舍之情。1927年秋天,“天涯五友”中的四友李叔同、许幻园、袁希濂、张小楼在上海重聚,此时五友中的蔡小香已经去世。官运不济的许幻园,因生活所迫,之后还去了上海大王庙当居士。而李叔同,早在1918年,就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,法号弘一,后被世人尊称为“弘一法师”。

也许,李叔同也没有想到,那诗谱曲成歌后,广为传唱,成为经典歌曲。歌声优美,像陈年美酒,经久弥香,旋律委婉悲壮,音韵怅然,荡气回肠。可以想象,一幅温馨唯美的画卷里,一座长亭内,放着一张茶桌,惺惺惜别的茶客,以天为歌,以地为琴,以风为笛,用心灵抚琴而歌,吹响柳笛声声,凄婉缠绵。李叔同,是一位大画家、佛教圣人、教育大师,他心境高远,培养过众多名家巨子。他的歌,让人想起天地间的一座古茶亭,还有长者,长久伫立风中,看山河弥香,日月芳华,时光变得如泣如诉。我想,听着这首歌,我仿佛成了望断天涯之人,折柳而别,在夕

阳中挥手。天涯芳草,清莲苦寒,心意高洁。让茶水,滋润天地灵气,挥洒心怀舒畅,袅袅飘散的,是自由的芳魂。

我去过另一座古茶亭,叫“三葵亭”。相传茶圣陆羽,在妙喜寺旁建了一座茶亭,他请皎然法师赋诗,让好友颜真卿题字命名。三位名人,完美合作的茶亭,被世人称之为“茶亭三绝”,成为当时湖州的胜景佳地,朝拜造访之人,络绎不绝。皎然与陆羽情谊深厚,可从皎然留下的寻访陆羽的茶诗中,略见一斑:“叩关一日不见人,绕屋寒花笑相向……独立云阳古驿边。凤翅山中思本寺……”。茶亭、茶诗、书法相得益彰,传达了古代名人的儒雅风范,表达了他们茶意心境,超凡脱俗。古茶亭,屹立于山野高地,也在中国的人文理想中,成为风景。

从一篇文章中,读到一个号称茶亭博物馆的地方,全县大大小小的各种叫得上名字的茶亭有五百多座,一个仅三十万人的小县,茶亭如此密集如云。在一条约三、四里

纳入站内处理。硬化路面,修建文化墙,打造微景观游园。如今的大沟嘴,白天绿树成荫,夜晚灯火通明,居民们茶余饭后,摆上播放机,跳上一段广场舞,别有一番乡村情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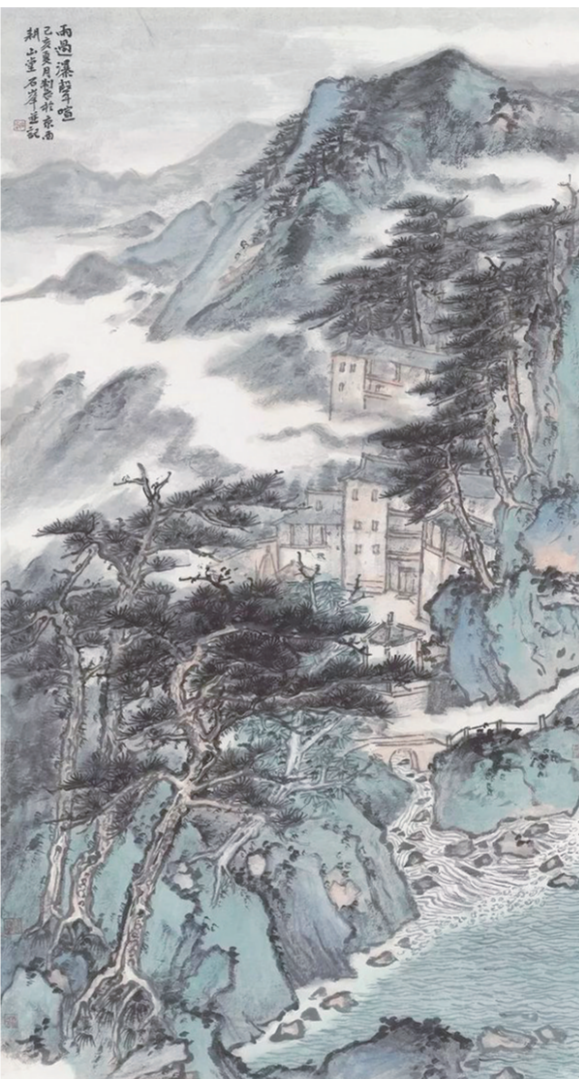
70多岁的王祝家老人,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老党员,他给我们讲三和集的红色历史。说到最后,他反反复复说一句话:共产党好,我还想多活几年。

临近中午,王祝家老人抱歉地和我们一起告别说,中午不能陪我们吃饭,他组织了一个同学们会,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看一看大沟嘴的巨大变化。

看着老人家自信开心的笑脸,我在想:你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,他们就掏心掏肺地说你好,拥护你,爱戴你。

三和集,一个好听的名字,她有尚庄、练铺、槐墟、乌云山这些诗意的珍珠,她还盛产水果萝卜、干张、豆腐乳、梅白鱼和石膏。她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,在池河水川流不息的滋养下,于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中自成一派盛大气象。

在这个最好的时代,三和集镇,她深情、敏锐,会有一个接着一个制高点,有着无限发展机遇的宽广空间。



雨过瀑声喧 石峰绘

●让泉诗韵●

妈妈,我想回家了

□谢红梅

妈妈,我想回家了
看门前李树结出的青果
看你种的四季豆绕着竹篱攀爬
看桃叶尖上的露珠滚动
可是,又怕它滚进我的眼里
变成泪花

妈妈,我在早晨看到了一片云
它变幻着色彩、形状
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相似的一生:
聚与散,合与分
欢喜时的轻盈,和
化成雨时的伤感

妈妈,我不敢随意去触碰那些云
就像我不敢轻易去拥抱你
从很多年前开始
我努力生根,想长成一棵树
谁知道呀妈妈
我仍然只是你眼角滴落的泪珠
软弱敏感

妈妈啊,我多想是你种下的油菜
骄傲地开花结籽,榨成油汁回报你
妈妈,你会不会后悔
你的女儿或许只是一只折叠的纸船
随波飘摇,难以归去
即使前路未卜
即使难遇知己

梧桐花

□魏益君

四月的南风拂过
吹开了梧桐花
紫色的心事
迎着季节的问候
把芳香的气息
吐露给春天

或许
是因为季节多情
一夜春雨淋漓
打动了梧桐花的芳心
洒落一地
紫微微的相思

梧桐花
一只春天的小喇叭
坐在四月的枝头
把一曲美好的恋歌
吹奏给多情的晚春

故乡四月

□袁 韬

四月是田埂上的一川烟雨
在青草的嫩绿血液中悄然流淌
几只口衔泥土的燕影
剪开清晨的眸子
地平线长满油菜花的根茎
金黄在故乡的某块骨骼

一把锄头掘醒的季节里
那些大地的掌纹
随意地爬满了父亲的额头
他所砌的石阶被青苔吞噬
老家门口早已不见炊烟
只剩尚未暗哑的小溪
还有一株佝偻清瘦的老柳
似在垂约着谁的乡愁

